

继《上海宝贝》之后又一部倾心力作

我把我的文字写给你看

有往事的缺口

有幻想的抚摸

有诺言的甜美

有失望的伤痕

月亮床

Yue Liang Chuang

卫慧·著

Wei Hui





卫慧,1973 年生于浙江余姚,著名“晚生代”女作家。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点女侍、蹩脚的鼓手、不成功的广告文案、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参加99国际“超市艺术展”。她的著作颇丰,有《蝴蝶的尖叫》、《水中的处女》、《像卫慧那样的疯狂》、《欲望手枪》、《上海宝贝》等小说集出版,部分作品译介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

YUELIANGCHUANG

我把我的文字写给你看

有往事的缺口

有幻想的抚摸

有诺言的甜美

有失望的伤痕



Wei Hui

ISBN 7-80645-915-4



9 787806 459157 >

ISBN 7-80645-915-4/F · 86

定价:21.80元



月 亮 床

卫 慧 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床 / 卫慧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9

ISBN 7-80645-915-4

I. 月... II. 卫... III. 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C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48675 号

月亮床

作者: 卫 慧

责任编辑: 任志刚

装帧设计: 伍良煜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海口地质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76 千字

书号: ISBN 7-80645-915-4/F · 86

定价: 21.80 元

自序

此书继《上海宝贝》之后的又一力作。当《上海宝贝》遭遇“风暴”之后，我的内心痛楚感伤，为了整理烦乱的思绪，我决定赴往东京继续深造。

东京——这座美丽而可爱的现代化都市又重新激起我的创作之情，即此书的出版——《月亮床》。

该书是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东瀛，发生在东瀛一对中国人身上。同是东渡日本的国人，有的在大学本科班上独占鳌头，有的在博士论文答辩会场语惊四座，有的作为年轻学者名扬一方，有的以技术起家驰骋自如。这些人的爱情无疑樱花多于泪水。然而作家的笔锋总是指向人世的苦难，让人们凝视凄美的泪脸。

故事的女主人公蓝扣子是一个身段丰满的北京女孩。为了寻找十几年前赴日而后来音讯皆无的生母，利用随马戏团去东京演出之机离团出走。当她辗转找到母亲居住的地方时，早已人去楼空：原来母亲几年前便已另外嫁人去了另一个国家。由于马戏团已启程回国而她身上又没有护照，便在日本“黑”了下来，成为非法滞留的“黑人”。迫于生计，她失去了少女的初次。而后在黑社会的胁迫下当过无上装酒吧女招待，当过应召女郎。后来认识了就读于语言学校的“就学生”男主人公“我”。于是两个孤苦无依的人相爱了。

然而扣子的“黑人”身份注定她无法浮出水面,无法见到阳光——既要逃避日本警察和入境管理局的搜捕,又要躲开黑社会的跟踪。这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人爱情的悲剧性质。而两人爱情的炽烈和纯真又加速了悲剧的进程。已经失身的扣子是那样向往肉体的纯洁,认为只有具有纯洁的肉体才能无负恋人的真情。而这注定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几次采取有意疏离、自我伤害甚至自杀等非理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灵与肉的剧烈碰撞,听到了抗议命运不公的嘶哑的呐喊,感受到了爱与死的人生况味。毫无疑问,在不允许纯洁的命运和环境的威逼下苦苦追求纯洁只能导致生命的毁灭和爱情的毁灭。

或许有人把这种毁灭归罪于异国生存条件的严酷,即中国人在日本谋生的不易。但我想这恐怕不是主要的。即使小说中,主人公打工的那家婚纱摄影馆的日本老板也还是比较友善。其根本原因:一是在于扣子的“黑人”身份,这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尤其日本这样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转机可言;二是在于扣子的悲剧性性格。她在恋人一再表示原谅的情况下何必对自己的过去耿耿于怀呢?岂非连杜十娘也不如了!……

卫 慧

2001年9月于东京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章 床 单	(1)
---------------	-----

我们流出的汗很快就打湿了已经
变得皱巴巴了的床单。

第二章 洗 澡	(15)
---------------	------

你想想,一个得了肺炎的人去冲冷
水澡,不是不想活了吗?

第三章 胭 脂	(41)
---------------	------

她的脸上是动人的白和动人的红
——肌肤的白又是胭脂的红无法掩饰的。

第四章 碟仙..... (69)

据说在大风大雨之夜,事前先点上一支蜡烛,碟仙便会十请九到。

第五章 穴居..... (97)

只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山洞般的地方供我穴居,即使真的有,又能怎么样呢?

第六章 巫女..... (121)

她披头散发的样子像一个神秘的
中亚巫女

第七章 将 军 (145)

还甩了一下脖子上的鬃毛,使我发现自己简直像个要夜行军的将军。

第八章 蝴 蝶 (169)

在婚礼上,蝴蝶的女友们向她表示祝贺,称她为蝴蝶夫人,蝴蝶孩子气地伸出一根手指对她们说,不对,我是平克尔顿夫人。

第九章 水 仙 (199)

尽管还是像一朵冬天里的水仙,但是有阳光照着,水仙就开了。

第十章 姿 势 (227)

干脆爬上了枣树,花了半天的力气,终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第十一章 失 色 (253)

我和扣子顿时大惊失色。

第十二章 一 生 (281)

上天注定我们相逢,或是一日,或是一生。

第十三章 眼 泪 (307)

一下子,我的眼眶里涌出了眼泪,下了狠心去按住她的肩膀,让她的头不能动弹,然后,将可乐饼喂进她的嘴巴里。

第十四章 坟 前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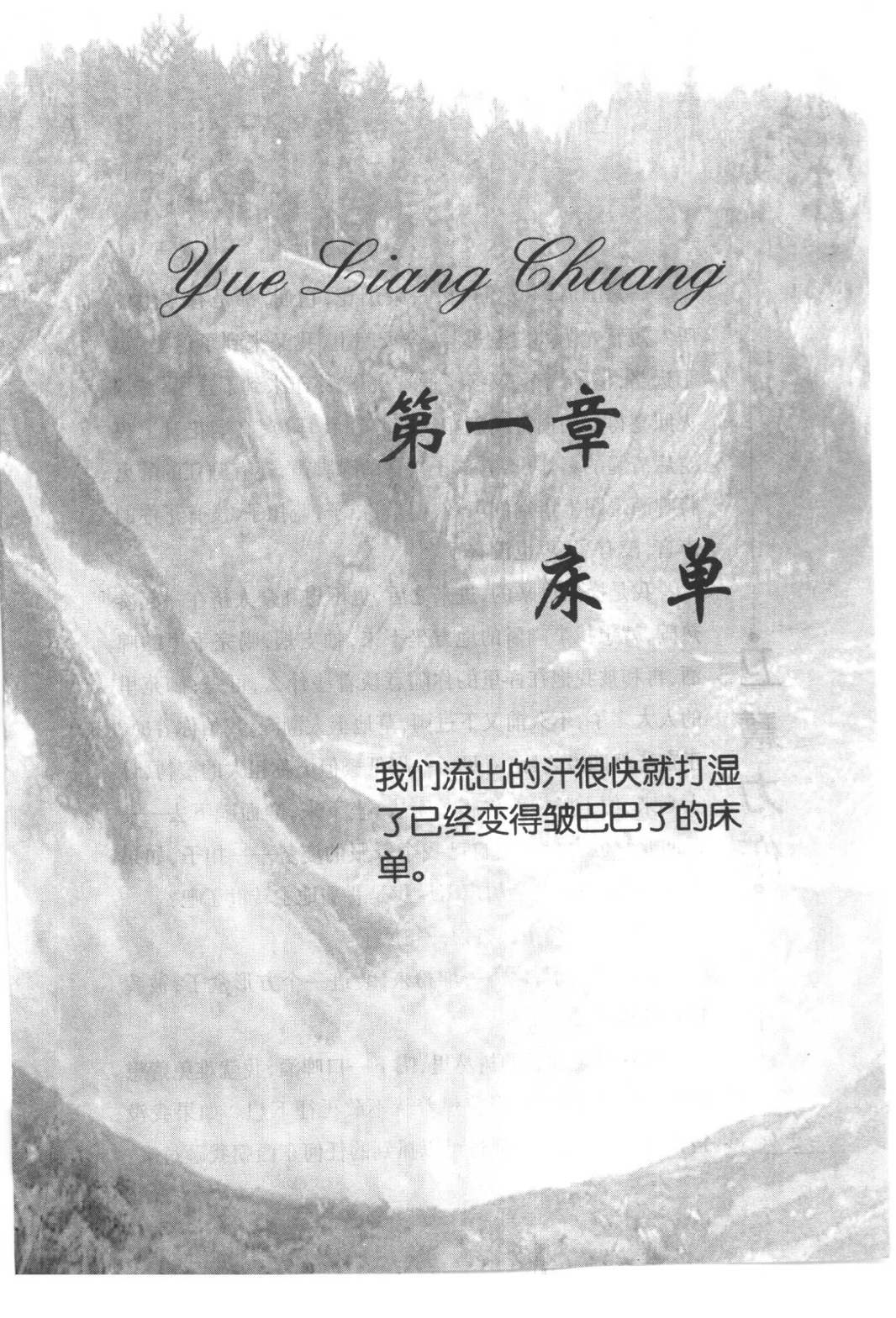
突然想起了货场里的那座坟,就赶紧狂奔着跑过去。扣子果然正在坟前跪着上香。

第十五章 渴 望 (357)

我无时不在渴望、在想像这样的时刻:正在把玩的时候,扣子会给我打来电话。

第十六章 天 国 (383)

你那边也应该是有火车站的吧,在北海道,我一个人进电影院里去看过一场电影,名字就叫《下一站,天国》。



Yue Liang Chuang

第一章

床单

我们流出的汗很快就打湿了已经变得皱巴巴了的床单。



一只画眉，一丛石竹，一朵烟花，它们，都是有来生的吗？短暂光阴如白驹过隙，今天晚上，我又来到了这里，走了远路，坐了汽车，又换了通宵火车，终于来到了这里，被烟火照亮得如同白昼的新宿御苑。在我耳边，有烟花升上夜空后清脆的爆炸声，有孩子兴奋的跺脚声，还有癫狂的醉鬼将啤酒罐踢上半空的声音，但是，扣子，蓝扣子，没有了你的声音，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我是摸黑进来的，进来之后，也不想和众人挤在一起凑热闹，就想找个幽僻的地方坐下来，抽支烟，喝完手里的啤酒，再和被抱在怀里的你随意谈着些什么，可是，御苑里的人太多了，不久前又下过雨，草地上太潮湿，我怕你着凉，正在茫然四顾之际，看见了一棵低矮但堪称粗大的樱树，计上心来，便干脆抱着你爬了上去，坐下来，继而躺下去——即便此时也没忘记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扣子，如果你还活着，一定又会厉声呵斥我是恶霸地主转世了吧？

可惜你已经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你已经死了，化为一堆粉末，装进一个方形盒子，被我抱在怀里了。

躺在冠盖如云的树丛里，喝下一口啤酒，我就难免猜想起你会怎样训斥我，想着想着就不敢再往下想。如果我没猜错，你一定会顺手抓过可以抓到的任何东西朝我砸过来：

“不要问我，我是聋子，是哑巴，什么也不知道！”即便在时至今日此刻，一想起这句话，我也竟至于手足冰凉，迷离之中，心里一紧，险些从树冠里栽倒在草地上。

我也有些醉了。我已经喝了七罐冰冻啤酒，手里还拿着第八罐。冰凉的风从东京歌剧城、都厅大楼和高岛屋时代广场这些摩天大楼之间的空隙里吹拂过来，穿过御苑上空的烟花，穿过此起彼伏的兴奋的尖叫声，降临在我拿着冰冻啤酒的右手上，使凉意更加刺骨，我也惟有竖起衣领而已。

可是，扣子，我还是想问，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呢？我明明记得自己是要去秋叶原，而不是这里，实在想不通，我的脚怎么会把我带到这里来。上午九点，在新宿警视厅，我从一个年轻警察手里接过了装着你的那个方形盒子，抱着，我便上了山手线电车，满东京乱转，什么也不想，只看着车窗外的东京发呆，终了，临近十二点，我又在新宿站南口下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闭着眼睛往前走，全然不怕满街疾驶的汽车。那一刻之间，我真正是对世间万物都不管不顾了。扣子，我不敢睁眼睛，原因你自然知道：我闭目走过之地，即是你灰飞烟灭之处。

我的手里还一直攥着一张落款为新宿警视厅的信纸，都已经快揉烂了：

本年度八月二日，新宿车站南口发生车祸，一不明身份女子当场死亡。遗物为一只亚麻布背包，包中计有手持电话一只、现金三百五十元，卫生棉一袋。因该女子手持电话中储存有阁下电话号码，特致函阁下核实该名女子身份，热





忱期待阁下回音。

后来，在从新宿开往成田机场的机场班车停靠站通附近。我感到自己有些累了，便背靠大街上的栅栏席地坐下。对面是一堵墙壁，在我和墙壁之间不断有人来来往往，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感觉出来来来往往的人经过时在打量我。是啊，他们定然奇怪眼前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为什么会手捧着一只骨灰盒。但是我都不管了，扣子，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此刻我竟想大睡一觉——不如此，就有一股看不见的魔力逼迫我回头，好好去看一看你灰飞烟灭的地方，那地方离我不过两百米而已。可是，我根本就不敢看！

我只能故伎重演，就像过去我无数次对付过你的那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脑子里却在神游八极：从莫高窟岩画到亚马逊热带丛林里的猩猩，从太平洋上的一只白色轮船到遥远的白垩纪山冈上的一只恐龙蛋，再从水彩画般的普罗旺斯小镇到银河系里孤独巡游着的大小星球。每每这样，尽管你说的话也会飘进我的耳朵，但我只需稍加留心，就不会让脑子里的所想被你的话带走。

当然了，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秘密可以瞒得过你。

如此一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竟真的抱着你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莫不是我睡着的时候你托了我的梦——你从那个最阴冷最孤单的地方偷空跑出来，来到新宿车站的南口，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上：“还是到御苑里去看看吧。”于是我就来了。是这样吗，扣子？

回答我吧，扣子。既然敢斗胆相问，我就不怕你的怨

罚,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尽管抓住你可以随手抓住的所有东西朝我砸过来,我全然不在乎,反正我已经醉了。

是啊,我醉了,而你也已经死了。

有梦不觉夜长,躺在树冠里的我没有梦,但是也没觉得夜就多么短。扣子,我抱着你,懒洋洋地打量着漫天的花火,懒洋洋地打量着那些被漫天花火照亮的脸,渐渐地,突然发现花火会已经行将结束了,意犹未尽的人们正在陆续退场,漫天的花火也在不被我注意的时候由繁华转为了寂寥。那么,我又该去往何处呢?

——自然是继续在东京城里游荡下去,一直到给你找到下葬的地方为止。

也只有到了此刻,我才在朦胧中意识到今天似乎是一个节日,对了,假如我没猜错,今天应该是日本人的“月见节”,大致和我们的中秋节差不多。总之别人的节日。在茫茫东京,世间万物大概都是属于别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惟有我们的身体。

不要训斥我,我的这个说法一点错都没有:无论你怎么糟蹋自己的身体,它也属于我。我无法不想起我们初来新宿御苑,曾经在这里捡了一个摆地摊的人遗落的手铐。并不是一般的手铐,而是摆在情趣用品店里那种专供闺房之用的情趣手铐,裹着一圈皮毛。那天还下着大雪,你倒是有什么也不管,被我的三言两语惹恼之后,干脆就用那只手铐将我铐在了樱树林边的长条椅上,铐了我一个下午。

在表参道的婚纱店里,一天晚上,这只手铐再次派上过用场。此前几天,也是在新宿,在那家名叫“松花江上”的歌厅里,你刚刚用刀子刺伤了一个人的脸。尽管隐约知道刺





伤这个人的脸会让我们接受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将不快和隐忧全都抛掷在脑后。摆完地摊，回到我们的寄身之地婚纱店，我们做爱了。

屋外刮着风，雨点也轻敲在屋顶上。在地铺上，在被子里，你的舌头就像一条小蛇般和我的舌头绞缠在一起。我无法再压抑住，侧过身去，怕压着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就蜷在一边，将头埋进你的双乳之间，去亲你的乳头，去闻你乳沟里的体香，不觉中，我的手已从你的小腹处向下游移了过去，越过湿润的毛丛，停下来。你一阵哆嗦，失声呻吟着紧紧夹住了我的手；突然，你“啊”了一声猛然坐起来，将我推翻，也去亲我的耳朵，眼睛和脸颊。我看着你，急促地喘息，你也看着我，喘息声比我更重。

还是在突然之间，你从地铺上站起身来，赤裸着身体跑到样品室里去。我只能听见你在翻箱倒柜，就闭上眼睛等着。一小会之后，你拿着一个手铐跑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铐在旁边的博古架上，之后，你坐到我身上，我们开始做爱，我使出全身力气配合你，你也同样，嘴巴里一直在喊着什么，我听不清楚，我们流出的汗很快就打湿了已经变得皱巴巴了的床单。后来，每次起落之间，你问我：“爱我？”

“是的。”

“再说一次。”

“的是，我爱你。我爱蓝扣子。”

“是我一个人的？”

“是的，我是蓝扣子一个人的。”

高潮来的时候，你再也支持不住，颓然朝我的胸口上倒下，身体在激烈地颤栗，双乳也在我的胸口上跳动。我知